偶遇王蒙先生

□梅赞

在北戴河一家酒店度假,吹着海风,踏着海浪,看海鸽子在苍茫的大海上翻飞,脑海里跳动着高尔基的“像黑色的闪电”搏击风浪的海燕;院落中的一株核桃树,像龙钟老汉,枝丫匍匐满地,形成一个核桃树厅,坐在厅中的圆桌前,葳蕤的叶子像巨大的手掌遮住阳光,之间或漏下斑斑点点的太阳花来,而青涩的核桃果像绿色的眼睛闪烁在我们的头顶,仿佛在偷听着朋友们地北天南的趣谈;几个孩子在厅内厅外欢快地穿来梭去,时而响来银铃般笑声。

那天中午,吃过简单可口的美食,我先离席,出餐厅消消食。当走到核桃树下,正准备钻进核桃树厅时,无意间一回头,看着四位年轻的男女陪着一位耄耋老人走了过来。老人戴着一副眼镜,花白的头发在太阳下闪着寒光,步履蹒跚,但并不要人搀扶。我定睛一看,这不是著名作家王蒙先生吗?我有点小激动,在心里惊呼:“妈呀,我看见真人了!”我收住正欲钻进核桃树厅的身子,但并没有迎着王蒙先生奔去,只是在原地站直了,默默地望着他的脚步。记忆里,早先年间读王蒙小说的画面不由自主地闯了进来。

1980年代,我那时还是鄂南崇阳大市乡下的一名中学生,莫名地喜欢上了文学,如饥似渴地读文学作品,发疯似的淘文学书籍。虽然大市藏在幕阜山中的褶皱里,但外面的资讯还是能传播进来,何况那是个思想解放的年代,信息确像是爆炸一般。而且,文学的穿透力无比强大,前天还在北京引起轰动的《班主任》,今天就在大市有了回响;昨天还在上海如春雷一般的《于无声处》,明天就炸到了大市。那真是文学的黄金年代啊!我就是那时没日没夜睡在床上看小说,把眼睛看近视的。

偶然,听大市供销社卖货的人说,新到了几本热门作家的小说选,欲购从速。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连忙骑上自行车,从大市中学门前的陡坡冲下武长公路,再折向大市供销社。那是暑期,天毒热,刚爬过大市坳,先前只洇了一块的汗衫,已拧得出汗水来。到了供销社,我用汗衫擦了擦手,就走到柜台前。彼时的供销社里什么都卖,柴米油盐酱醋茶。只有一旮旯卖图书,还大多是旧书,鲜有新书。而那天,我就看见几本崭新的、蓝色封面的书籍整齐地码在货架上。新时代毕竟来临了。

那好像是一套北京作家的文丛,我记得有《王蒙小说报告文学选》《邓友梅小说选》《刘绍棠小说选》等。其时,我已读过王蒙早年享有盛誉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知道但还没读过的《青春万岁》,总觉得王蒙作品有一股热烈的、纯真的气息迎面扑来,对王蒙的文字佩服得不得了;而刘绍棠则更像个传奇,听父亲讲他的《青枝绿叶》,在他还是中学生时就进了语文课本;只有邓友梅还不怎么熟悉,因为没有读过他的小说。我数出荷包里的所有纸币和硬币,刚好够买三本,就把王蒙他们仨的书请回了家。

回到家,摇着蒲扇,先翻刘绍棠的《青枝绿叶》,清新的运河田园风情,虽然迥异于鄂南山区,但对于正在农村的我来说,更多的是亲切,对当年能进课本,啧啧称奇;邓友梅的小说,好像更多的是他当兵的经历,《我们的军长》等所表现出来的战争年代的生活颇能吸引少年的我;而王蒙被人们称为“集束手榴弹”的《夜的眼》《海的梦》《春之声》《风筝飘带》和《布礼》等篇什全在集中,给了我一种全新的冲击。其实,当时有的段落并没有完全看懂,但“打破时空顺序和中国传统叙事方式”的新奇的意识流表现手法,跳跃的蒙太奇结构驱使你继续读下去,而且,越读越有味儿。可以说,那个年代,只要是见到“王蒙”二字,我就会去读。

后来,读到《青春万岁》时,我已是一个诗歌发烧友。小说里的一首诗,至今我都还能背:“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有那小船上的歌笑,月下校园的欢舞,细雨蒙蒙里踏青,初雪的早晨行军,还有热烈的争论,跃动的、温暖人心……是转眼过去了的日子,也是充满幻想的日子,纷纷的心愿迷离,像春天的雨,我们有时间,有力量,有燃烧的信念,我们渴望生活,渴望在天上飞……”因为它契合了我憧憬未来和远方的青春。

再后来,读王蒙作品就渐渐少了,但对他的崇拜并没有消减,每一次他惊艳的作品问世,我都特别关注。有一年,省作协小斌主任去北京拜访王蒙先生,他知道我是他的拥趸,说是要给我一个惊喜。当时,我有点懵,何惊喜呢?过几天小斌主任从京城回汉,我们在“汉高”小酒馆给他洗尘接风,我是怀揣着小斌主任所说的惊喜去的。酒喝得正酣时,他从皮包里拿出一本像砖头一样厚的书,递给我。且说,我不是要给你惊喜吗?这就是。我接过一看,《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呀,真是惊喜哟,万分的惊喜。翻开扉页,王蒙先生的手泽仿佛还带着温度,顿时温暖萦怀。那一刻,我也顾不得不胜酒力,端起酒盏,就和小斌主任高兴地浮了一大白。

到了2022年,《长江日报》改版,《江花》周刊开辟了王蒙先生的“王蒙词话”专栏,越来越好看。每期报纸一来,我都抢着王蒙读。每每读时,总是被他睿智的思想、幽默的文笔和独到的见解所折服。一个年近九旬的老者,还有那么旺盛的创作力、与时俱进的精神,值得我们景仰和学习。

记忆还在像放电影一样地转动,王蒙先生已经走到我面前。我轻轻地问了声:“王先生好!”并不想叨扰他、找他签名、找他合影。然后,在他走过时,我又轻轻地念着他的诗句“所有的日子都去吧,都去吧,在生活中我快乐地向前;多沉重的担子我不会发软,多严峻的战斗我不会丢脸……我想念你们,招呼你们,并且怀着骄傲,注视你们。”王蒙先生显然听到了我的念白,回过头来,含着笑,望着我,并扬了扬手。

我注视着他,目送着他,缓缓走出酒店院门。猛然想,王蒙先生写了一千多万字的作品,而最好的作品应该是他的暮年,还如此健康,还能写出字字珠玑的长篇文字来。

苏祠根雕

□老藤

老藤,本名滕贞甫,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原辽宁省作协主席,出版长篇小说《刀兵过》《北障》《北爱》《草木志》,小说集《熬鹰》《无雨辽西》等,长篇小说《战国红》《铜行里》先后荣获第十五届、第十六届全国“五个一工程”长篇小说奖。《北地》被评为2021年中国好书。

我喜欢根雕,总觉得根雕是树以另一种姿态在活着。不论树种,无论雕工,每每遇见根雕,我都会欣逢故友般喜悦,免不了近身一探究竟。岁月失语,根雕可言,我觉得每一尊根雕都会默默地向我倾诉心语,告诉我它的前世今生。

当年在湖州一家根雕博物馆,我看到一尊几人高的根雕以孔雀开屏的姿态呈现在游客面前时,我被深深地震撼了,那是一株硕大的千年榕树之根,这棵古榕都经历了些什么?它的根系为什么会绽放成一柄巨扇?是谁发现并挖掘了它?这些疑问让我思绪翻飞,激活并放大了我的想象力。

龙年春夏之交,我随中国作家协会一个采风团来到眉山。眉山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让我向往已久,这里是东坡故里、文学圣地,是许多作家心中的诗与远方。

来眉山,不能不去拜谒三苏祠。走进古朴幽深的三苏祠,顿时能感受到一种沛然文气和氤氲水墨般的氛围,仿佛每一株草木都是可读可亲的词句。三苏祠值得称道的陈列很多,最让我心动者有三:一则苏母程夫人。程夫人堪比孟母,苏家家风源于她的言传身教,身为大家闺秀,嫁到苏家时苏家已家道中落,但她“柔顺足以睦其邻,智能足以齐其家”,激励丈夫苏洵奋发读书,调教两个儿子“行廉”“志洁”,终于成就了“一门父子三词客”的千古佳话。二则苏宅古井。古井井口直径约半米,深达七米,水深接近丈二。古井宛若苏祠之眼,千年不竭,清澈依然,无声地凝视着星空,凝视着井台上每一位过客,没有褒贬,没有喜怒,只做一个永远的见证者,见证苏宅的日日夜夜,见证着眉山古城的斗转星移。三则丹荔根雕。三苏祠内有一尊丹荔根雕,高过人头,底部直径两米有余,形状似饱蘸枣红的大型提斗。说来惭愧,我在经过它身旁的时候没有留心它的存在,走过之后忽听身后有人叫我:“先生。”声音不大,却柔性十足。我回身一看,原来是位漂亮的女士让我帮忙拍照,我这才注意到她要取景合影的根雕。我接过女士手机,对焦之后忽然发现屏幕上的根雕竟然发出几道金光,这金光猛然照进我的心里,让我怦然心动起来。女士相机或许用了鲜艳模式,金光是相机自动调剂出的色彩,但我宁愿相信这金光是根雕为我而生,是担心我与之失之交臂而发出的呼唤,因为一旦错过,也许就是一生。

请教了工作人员,我才知道这根雕果然有故事。这是一株并蒂丹荔的根,距今已经有900多年历史。丹荔是苏东坡所植,植此树到底有何寓意恐怕很难说全,通常的说法是苏轼为父苏洵守孝期满,离家前栽下此树,与三位老友约定,树长成即归眉山。后来,苏轼还在给“三老”之一的蔡子华写的《寄蔡子华》中写道:“故人送我东来时,手栽荔子待我归,荔子已丹吾发白,犹作江南未归客……”苏东坡酷爱荔枝后人皆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诗句流传久远。不过我有些怀疑,这株丹荔难道仅仅是为了与“三老”的约见而栽?此树有没有苏轼对发妻王弗的某种寄托?二十七岁的王弗比苏洵早一年去世,读过苏轼那首悼亡词的人都知道,苏轼对王弗可谓情深意长,“不思量,自难忘”,用一株丹荔来情寄刚刚过世一年的爱妻也不是没有道理。无独有偶,时光从大宋掠到20世纪20年代,距眉山并不遥远的柳江古镇,有一位叫曾艺澄的成功人士,为了心上人能吃上荔枝,特意从广西购来树苗栽于曾家大院,那株高大的荔枝树今天变成了一道有故事的风景。

站在这尊根雕前,我不禁思考起这样一个问题:这根雕对于苏东坡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当然,这无疑是一尊根雕,是一棵有九百岁树龄的荔枝树死后留下的树根,而且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出土成型。但我觉得它又不仅仅是根雕,对于大文豪苏轼来说,它是另一部作品,一部关于乡情、亲情、爱情的伟大作品,根雕的每一处细节都如同错落的分行文字,有着充沛而隐晦的表达。“三老”之约,关乎乡情;守孝植树,关乎亲情;而丹荔满枝,让人不得不关乎“小轩窗、正梳妆”的才女王弗。由此可见,真正传世的佳作不一定非得以文字的形式呈现,眼前这尊根雕就是很好的例证。

记得有一首歌叫《把根留住》,歌词与本文联系不大,但歌名却是个不错的课题。想留住根,首先要生根有根,而且根要扎得深、扎得牢,做到根深蒂固。从传统价值观视角看,每个人想留下的最有价值的根无非是“三立”,即古人说的“立德、立功、立言”,三立有一条立住、立稳,根就留住了。由此我还想,周虽旧邦,形成的周礼至今依存;秦朝虽短,书同文、车同轨的规制仍然施行,谁敢说此等遗产不是这些王朝的根雕呢?对于文人来说,立言乃职业所系,想让作品根雕一样不朽,唯有写出读者喜爱的思想精深、艺术精湛的佳作,除此之外,别无他路可行。

根雕之美,美在给人提供了美好联想的载体,由苏祠根雕,我想到了峨冠博带的“三老”,想到了植树后四人把酒言欢、相约来日的婆娑泪眼。根雕之美,美在它能还原出树的茁壮与繁茂,悠悠九百余载,年年丹荔成熟季,三苏的粉丝们相聚树下,品尝鲜美的荔枝,发思古之幽情,或诵大江东去,或吟明月几时有,这情景成了一幅常看常新的年画。根雕之美,还美在它见证了大树成长的艰苦与不易。眉山原本没有荔枝,常言道人挪活、树挪死,从南方移植荔枝并非易事,有谁知道荔枝树在成长的过程中都经历了些什么,气候、土壤、虫害等等,观察这尊根雕底部,可见树根抱石破土、顽强生长的形态。我曾看过一尊根雕,木雕艺术家保留了树根与顽石融为一体的造型,根抱石、石留根,那种生死相依的不舍直抵人心。别人在夸赞艺术家匠心独运的时候,我却感慨树木成长的不易,我们往往只看地上树木的挺拔,却很少有人在意树根在地下艰难地蜿蜒勘探。不得不说,根雕,是对树木成长最好的诠释。

告别眉山很久了,苏祠里的那尊根雕仿佛在我心田里生出了嫩绿的新芽,我知道,要想让新芽向上开枝散叶,根须就必须正在大地下蔓延、拓展。

看见李白看见的(外一首)

□李强

看见李白看见的
白鹭豚
李白看见江里的
我看见岸上的

看见李白看见的
梅花
李白看见竹子开花
我看见土生土长的

看见李白看见的
银杏
李白看见学前班的
我看见的登上封神榜了

看见李白看见的
黄鹤楼
李白看见的
鲁班不一定喜欢
我看见的
鲁班登台颁奖

看见李白看见的
月亮
李白看见有桂花树的
我看见的
有桂花树
有五星红旗

看见陶渊明

看见陶渊明
他走在我前面
走在我后面
他走走停停
在武陵山深处
在白云深处
在宣恩

他忙碌
他采菊
也采绿茶
他种柳
也种白柚
在黄坪村
在板寨村
在伍家台村

他深沉
他孤身一人
望着什么出神

构思桃花源记续集吗
十有八九是的

他活泼
他划莲船
玩三棒鼓
围着熊熊篝火
跳摆手舞
兴致勃勃
似乎还很专业呢

看见陶渊明
有时相逢一笑
有时错过了
错过了就错过了
不要紧的
他爱宣恩
一往情深
兜兜转转
会回来的

与命运之神喝个茶

□华明玥

老宋是锵锵认识的最有松弛感的人,没有之一。

起先,他们俩只是学生会的普通同事,锵锵是何时与老宋混熟的呢?那肯定是锵锵去粤北做志愿者那年的暑假,在回家的火车上睡过头之后。

可能因为志愿工作太疲惫,锵锵在回广州的动车上迷迷糊糊地醒来,吃惊地发现动车正在启程,车窗外,一个从未见识过的站名一晃而过,车厢里涌来了一堆背着背篓、身穿少数民族服装、戴着头帕的大妈大伯,一问才知道,动车已经到了贺州,在广西境内了,前方就是桂林站。锵锵急得掉了眼泪,情急之下,锵锵给一向表现最淡定的老宋打了个电话,问问他该怎么办。没想到老宋听了她的遭遇,竟对着手机唱起了歌:“到那山水甲天下的阳朔仙境/漓江的水呀,常在我心里流/去那美丽的地方是我一生的祈望/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不过,马上就戛然而止。因为要赶紧安慰锵锵:“这是老天爷安排你要去桂林啊,那你为啥不干脆去吃一碗桂林米粉,再乘上阳朔的竹筏,到那如画的山水中走一走?”

这个提议像一道闪电,劈开了锵锵头顶上的乌云。依照老宋的建议,锵锵在下车前找列车员补齐了从广州到桂林北站的车票,顺利出站。

第二天,锵锵意外地在桂林见到了头发乱得像鸡窝的老宋,他有点害羞地笑笑,说昨天给锵锵乱出主意后,担心锵锵这意外的旅途再出意外,所以,在回贵州老家前,他特意来陪锵锵游桂林。“反正桂林我也没有来过,总不成要等到像歌里的老爷爷那样,退了休再来?”他在锵锵住的宾馆旁边,租了80元一晚的小旅店。他还给锵锵带来了新毛巾和防晒霜。

锵锵就涂上防晒霜,与老宋一起乘上阳朔的竹筏。此时赤日炎炎,游人很少,到哪里都不用排队,他们得以优哉游哉地去了兴坪漓江,去了遇龙河,去了十里画廊,又见到了象鼻山。水波如同轻轻舞动的丝绸,天空是另一种浅蓝色的丝绸,青山如螺,倒映水中,山形既无压迫感,又没有攻击力,相反,这里的山水充满自得其乐之美,充满顺势而为的稳定感与满足感。

两人结伴玩了三天,一共吃了16碗桂林米粉,他们可太爱当地米粉的酸辣鲜爽风味了。三天后,老宋向西,锵锵向东,两人各自回家,不知为什么,回到家中后,锵锵眼前总是浮现老宋在阳朔的市集上,兴味盎然地拍菜农红红绿绿蔬菜的场景。他会蹲下来跟人搭话:“这个莴笋是你早上砍的哇,你5点钟就起来了?这么辛苦……”“你这个空心菜比别家的嫩哦,放在酸汤锅里一定很好吃。”有位卖菜的老人,大概也很寂寞,竟把小舅舅去世的事,也跟这个陌生的小伙子唠叨了,“哎呀,小舅舅种的秋葵还长在地里呢,我回家就要帮他去摘了来卖。”见老宋买下一把空心菜,准备让米粉店加个菜,老人竟非要分他一个红糖粑粑尝尝——那粑粑,本是卖菜人的干粮。

而老宋,一路顺利地拍了上百张光怪陆离的照片,还在学校的摄影大赛上得了奖,当然,这都是后话了,同样是后话的,是他还顺利地交到锵锵这个学霸女朋友。

接到保研录取通知书时,锵锵对闺蜜坦白,她为何对“乡下人”老宋情有独钟:“在这个世界上,学霸很多,进取心很强的男孩子也很多,但老宋这种随和的乐天派是很少的。他遇事从来就没有怨言、随遇而安,这样的人,才可能找到幸福吧。”

是的,走到哪儿,老宋的生活就过到哪里,朋友就交到哪里。他的选择,就像冰川上的融水,只管向干燥的地方流淌,随后仿佛无心地,滋养出一片摇曳的野花。

锵锵记得他们俩的旅行,也遇上各式各样的问题:飞机延误,要在机场等到凌晨;住在网红街区附近,每晚都被喝啤酒吃烧烤的人吵醒;贵州的长途大巴上,来了带着成笼鸡鸭的村民,要忍受一路的家禽吵嚷;两人去西藏的时候,不巧遇到连绵的雨季,导致高原反应更严重,每天都要吸氧舒缓后才有力气外出拍摄……

别人遇上不如意的事,难免跺着脚声讨、埋怨,老宋却总能与刚捉弄过他的命运之神坐下来,喝几盏茶叙旧。搞得命运之神也不好意思。所以,锵锵跟着老宋,运气总有峰回路转的那一天。贵州带鸡上车的村民大妈,非要送他们几个自家产的毛桃;长沙吃烧烤的大哥,热情告知本地人最爱玩的采橘子圣地;而在西藏,当他们充满波折的长途自驾走到尽头,终于见到冈仁波齐山的时候,老天破天荒地云开雾散约40分钟,神山终于袒露出它金字塔一般的主峰,日照金山的奇景出现了,而一朵温柔的旗云,是庄严的粉红色,缓缓移近山峰,就像给雪山戴上了出嫁的头纱。

也许,是乌云曾经那么浓烈,日照金山的光线才那么醉人;也许,是雨水那么令人郁闷,彩虹的抚慰才那么经久难忘。同样的,正因为生活充满不可预知的风浪,乐观淡定、情绪稳定的人,才拥有这世间最珍贵的风景。

茅田度假记

□刘益善

湖北建始县茅田是个古乡。三百多年前的明崇祯年间,这里还是一片崇山怀抱、茅草遍地的荒野之地,少量的土、苗人民散居在大山的褶皱里,没有更多的能力开发。那年,荆州一带遭大水,有曾、田、胡、谭、黄五姓逃难人跋涉到此,见一片蛮荒野地,遂挽茅草为界,五姓人共同开垦荒田种植居住。几百年之后,此地发展成一个行政区域,名叫茅田。

茅田是建始县最北边的乡,属于大巴山脉南沿分支巫山东沿部分,与重庆市巫山县接壤,有川鄂咽喉之称。全乡平均海拔一千三百米,四面环山,一条狭长的山谷有209国道通过。国道又与村组公路相连,这些公路像一根茂盛的主藤上蔓延的支藤,散布的村庄像是藤上结着的瓜。这可是一嘟噜一嘟噜的瓜啊,因为茅田乡有29个行政村232个村民小组。

甲辰年夏天,我在茅田生态旅游度假区住了半月,早晨起来,站在南窗边,诗意顿发:“拉开窗帘,哗啦一声/山岚袅袅飘飞/云朵婀娜移步/青山迎面而来/一颗太阳杲杲升起//把盛夏的酷热屏蔽/把燥热焦虑驱走/三万个负离子浮动/茅田的早晨,你好!”这是我一刹那的真实感受和视觉。

在酒店的院子外面,有一个广场和一个舞台,广场边有一排木制座椅。晚饭后广场是热闹的,有人在舞台上表演舞蹈,有人拿着麦克风在引吭高歌,而七八个大妈在广场的另一边自顾自地跳着广场舞。广场后面,靠着小山坡有一面银幕,每天晚上都要放一部老电影,让我们这些来度假的老同志回顾一下往日的岁月。

我是个喜欢转悠的人,茅田是山区小乡,虽说面积有219.25平方公里,但人口只有两万两千多,而乡政府所在的小镇只有三千来人。小镇有老街和新街,老街与新街之间有一条小河,河上有桥。我每天都要到小街转悠两趟或更多趟,我观察茅田人的生活和他们的为人,得出的结论是这里的人们勤劳、淳朴、善良,对进山度假的游人特别友好。

在新街东头,靠着老街北面,有一个文化广场,广场四周的围墙两面挂满了图文并茂的宣传牌,这些牌子上写着一些成语故事、古今对联,更多的是茅田乡各村模范人物的事迹。我把这些先进事迹一一读过,对茅田人充满了深深的敬意。

三岔沟村8组村民袁鹏程,患有天生聋哑残疾,一生多灾多难,但他怀揣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命运抗争。35岁时,因妻子无法忍受没有语言的婚姻,抛下他和年幼的女儿而去。上帝为他关上一道门,也为他打开一扇窗。虽然天生聋哑,但他十分聪明,靠着勤奋好学,学会了简单的家电修理。电视机、洗衣机,各种家用电器和农用机械,哪里有个故障,乡邻都找他帮忙,他都乐呵呵地答应。为了增加收入,供养女儿读书,他又通过不断努力,学会了理发的技术。在三岔沟村,村民都晓得有个“不说话的理发店”。如今,袁鹏程已有了自己的小外孙,还尽自己所能去帮女儿带孩子,一家和和睦睦,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他用自己的双手争取来幸福生活。

锣底村卫生室有一个远近闻名的乡村医生叫章荣凤,从医十年,诊治过的患者达数万人,甚至还有襄阳、重庆、巴东、宜昌、荆门等地的病人慕名而来。章荣凤19岁学中医方剂、基础学和《本草纲目》,熟记各种中药特性。2006年,章荣凤的母亲因为中风不治去世,病床前的母亲拉着她的手说:“你是学医的,从医要记住人凭好心,不问前程。”章荣凤刚开始独自行医的时候,村里没一个人相信她,觉得她年纪轻,阅历浅。有一年,一个腿伤不治的病人,被诊断为败血症、破伤风,面临截肢,绝望之下找到了章荣凤。章荣凤接手后仔细观看了病人的伤处,用镊子将坏死的组织全部剔除,配合中药、针灸,病人奇迹般转危为安。诊费、药费合计只收了400元钱。“病人当时找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但是对于我来说,把病人治好了我就很开心。”章荣凤说。

半月茅田度假,感触良多。离开茅田的那天,我在小广场上漫步,看到草地上有烟头,我弯下腰,捡了一个烟头,又弯下腰,捡了一个烟头,再弯下腰,捡了一个烟头。我把烟头放到正在做清洁的保洁员的垃圾桶里。我弯了三次腰,为茅田,为茅田的青山、白云、绿水鞠了三次躬,这是我的致敬!

是为记。